

JIE ZHI NIAN

赵耀东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饥饿之年



J-I-N-T-I-I-Z-I-A-N

饥饿之年



赵耀东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饥饿之年/赵耀东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204-11652-2

I. ①饥… II. ①赵…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2810 号

饥饿之年

作 者 赵耀东
责任编辑 波勒格太
封面设计 李 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正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1652-2/I·1136
定 价 2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李白的夜晚·····	(001)
新闻一则·····	(024)
一只眼失明·····	(036)
情人的夏天·····	(062)
像秋风一样恼人·····	(084)
有点疼·····	(107)
在月光里跳舞·····	(128)
上坟记·····	(147)
麻糖·····	(164)
看西天·····	(185)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	(200)
饥饿之年·····	(234)

李白的夜晚

1

李白动手打了小青。小青是李白的妻子，那天李白刚和小青吵完架，原因李白有点模糊，反正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小青显得特别激动，她近似亢奋的辱骂，招来不少行人好奇的目光，李白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动手打了她。小青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她的眼里流露着仇恨的目光：“李白，听清楚，我要和你离婚。”

事情到这里本来并没有什么，夫妻间吵架对于大家都太熟悉不过了，本文的男女主人公也像大家所预料的那样，各自推着自行车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地走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以后的事情也许不会发生，当然也可能更糟，谁知道呢？李白在吵架之后，一个人茫然地骑到市政府前的十字路口时，突然产生一种想追上小青赔礼道歉的念头，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挥之不去，他想：跟老婆认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更何况刚才那个

耳光扇得太狠了，连自己的手都感到隐隐作痛，那是老婆呀，他怎么像狠心地打一个仇人。

北方的秋天来得特别快，走得也特别快，也许就是秋天，也许还是夏天的末尾，谁知道呢？临近八点的傍晚，让李白多少感到一些凉意，拂面而来的风已经不像前些日子那么温柔了。李白突然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随着凉风袭来，他对食物的欲望也就越强烈，他想一会儿叫上小青，一起去小肥羊吃上一次火锅，结婚这两年他俩在外吃饭的次数真是少得可怜。

两人吵架的地点已经空无一人，街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李白环顾了下四周，她去哪了？

在李白的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地方是他的丈人家，也许小青正在家中向父母痛哭流涕地诉说不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使李白感到踏实。他的岳父岳母是知情达理的人，他们肯定不会埋怨李白，而是责怪自己的女儿太任性，这一点有时让李白感动，他们对自己是如此信任，可自己却狠心地打了小青，自己还叫人吗？

李白在去丈人家的路上显得更加心事重重了，他在一边骑着车子一边回想刚才打小青的初衷。这几天他的心情一直不好，单位里有个老女人总和他过不去，那个老女人是个寡妇，她男人为了买盒烟过马路让车给撞死了。李白不知道自己到底哪儿得罪了她，为什么她处处整自己。有时候他真想指着那个老女人的鼻子狠狠骂上一顿，可他不敢，他太清楚那个老女人和局长的关系了，正因为这关系，那老女人才能混上办公室主任这个

位置。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惹恼了老女人就意味着惹恼了局长，李白还不敢这样做。有时候李白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局长的喜怒好恶的一瞬间，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像个任人摆弄的木偶。

前面有个花园。李白突然间决定去那里抽根烟，他想琢磨一下进丈人家怎么说，于是李白停住自行车，找了一个干净的水泥凳子。这个花园虽不大，但花园里的植物枝繁叶茂，谈情说爱确是个好场所，李白点着根烟，这时他看见不远处木条椅上坐着的两个人，一下惊呆了。

可以想象出李白看见自己的老婆倒身于一个陌生男人怀里的表情，起初他以为看花了眼，当他看清不远处的自行车时，确定那个女人一定是小青，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上星期李白帮小青挑的，怎么能有错呢？李白感到自己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啦，这是怎么啦？这个声音反复地敲打着李白的神经，小青是自己的妻子吗？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躺在别人的怀里？

心如刀绞的李白本想一步冲过去，抡圆了手臂狠狠再扇小青一个耳光，但他克制住自己，他不断提醒自己：冷静，再冷静，还不是发火的时候。

小青正在那个男人怀里低声啜泣，那个男人一边安慰着一边温存地抚摩小青的头发，从两人的表现，李白断定两人通奸并非一日两日，想到这里，李白又想起小青在家假模假样地做人，一股怒火使他再也忍不住了，

自己无异于傀儡，而操纵他的正是这两个奸夫淫妇，李白缓慢地走到两人的面前，小青和那个男人顷刻间惊呆了。

“小青，你和这位朋友不嫌凉呀！”李白笑咪咪地说，“怎么不领回家，家里多舒服，还有床。”

女人和那个男人一动不动地看着李白，在这种寂静的对视中，李白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丝羞愧，但他没让这种感觉蔓延下去，感到羞愧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自己。让李白感到意外的是，小青不但没有显出惊慌失措，反而格外冷静，在小青目光的逼视下，李白觉得自己与眼前这个女人没有一点关系，而是一个局外人，一个爱管闲事的好事之徒。

“这位朋友，可以认识一下吗？”李白仍一脸善良地朝着那个男人说。

男人已经不安起来，他把目光转移到别处，这个局面谁都很难收场，男人似乎在寻找逃脱的最佳途径和方案。

李白终于被眼前这个小白脸熟视无睹的表情激怒了，他的拳头不会放过勾引他老婆的人，屈辱、愤怒交织成一团火，殴斗开始了。

也许由于那个男人胆怯，开始几拳，李白打得得心应手，当李白一拳命中对方的鼻子时，对方被突涌的鼻血激得火冒三丈起来，接下来李白接受了一次血雨腥风的洗礼，若不是小青及时制止，李白的后果将不堪想象。

除了辱骂声，李白觉得这世界已经安静下来，冰凉的水泥地让李白产生了恍若隔世的感觉，现在李白像具尸体一样躺在地上，所有的力量像空气一样从他的体内一点点地飘走，李白的眼前开始出现了幻觉，肯定是幻觉。一轮红日在他眼前冉冉升起，而且越来越大，自己的妻子正和那个体格健壮的男人手牵着手，在红日的照耀下，幸福而甜美地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李白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2

李白醒来发现有一个人坐在自己的身边，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是他的妻子小青。昨天傍晚的事件像个噩梦，如果真是噩梦就好了，可它是真的，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小青此时正在床边走神，是在想李白还是想那个小白脸，只有天知道。屋里安静而温馨，这确实是个家庭的氛围，谁都会羡慕的一种暖色调。男主人公李白此时却茫然若失，他有理由相信，这个家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消失，那让人羡慕的暖色调也会消失殆尽，想到这里，李白眼睛湿润了。

“你醒了？”小青说。

李白根本不去看小青，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对面的墙上，这时他看见他们的结婚照，照片上那个两个相爱的男女，脸上洋溢着幸福而灿烂的笑容，他们是谁，难道就是自己和小青吗？不对吧，自己真的有过像照片上那

么幸福的时光吗？

“李白。”小青声音很缓慢，没有一点忏悔，倒像个语重心长的长者，她说，“我知道你恨我。”

小青的每一个字就像皮鞭抽在李白的心脏上，李白动了下身体，然后说：“我想再休息一会儿，可以吗？”

“我，我想和你谈一谈。”小青的声音仍很沉重。

“我只想睡觉。”李白说，“如果你要出去的话，请帮我把门关上。”说完，李白用被子蒙住了头，他不想再看这个薄情寡义的女人一眼。

门咣地响了一声，小青走了。

这个让人慵懒的早晨对于失意者李白来说，具有巨大的纪念意义。这一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开始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没有什么比现在的他更清醒，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近三十年简直像个白痴，整个世界愚弄了他，他竟然没有丝毫察觉，现在他应该清醒，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他该做什么呢？对，是愤怒，是愤怒加疯狂，这样，他才能在苦恼中得到一丝安宁。此时他的头仍有些作痛，那肯定是小白脸昨天打的，想到这里，李白心里不禁泛起一阵苦涩，自己从小到大没让人动过一根指头，现在竟让一个勾引自己老婆的人狠揍了一顿，自己招谁惹谁啦？没有。一直以来，李白觉得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可道德到底是个什么鸟东西，他自己也不清楚。

李白走到鼓楼立交桥的时候，决定向单位请假，接电话的是那个当主任的老女人，李白说：“我病了，要

输液。”

老女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慈祥，她说：“没事，你休息吧，养好病再来上班。”

挂了电话，李白收敛了自己虚假的笑容，他想老女人根本不会有这么好心，这一点他再明白不过了，老女人是个阴谋高手，她表面的姿态只会让你感激不尽。

接下来，李白决定去找小马刀，小马刀是李白的一个哥们儿，因为小时候他的裤带头总耷拉在腿部一侧，像马刀一样来回晃个不停，故此得了这么个外号。小马刀生性好斗，有一次在健身房练拳击，一拳曾打破一个沙袋。这话是小马刀自个儿说的，也许是杜撰，但小马刀的拳头确实非比寻常。

小马刀在一家效益还不错的杂志社供职，他爸是这的头儿，当李白走进杂志社走廊时，发现离厕所不远的木墙围上烂了一个洞，毫无疑问，那是小马刀干的，只有他才会用拳头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小马刀对李白的到来感到很意外，由于李白脸色格外难看，他断定李白一定有事，而且还是大事。李白接过小马刀递来的烟，点着后抽了一口，说：“我准备离婚了。”

小马刀的预感得到证实，他惊讶地问：“怎么了，好端端地要离婚？”

李白如实地将发生的事说了。

小马刀一下火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点气也藏不住。“什么？”小马刀说，“操他奶奶的，还有这种事，

李白你告诉我，这小子是哪儿的，我去卸他一件回来。”

李白苦闷地吐了口烟说：“我也不知道，这事只能问小青，她知道。”

李白和小马刀上午十点走出了杂志社，现在李白烦恼的情绪得到一丝释放，他想起一句古话：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这话真他妈的对，关键的时候，还得靠哥们儿。

小马刀开着单位的一辆白色雅阁，更是让李白心底增添了一份自信，他非常喜欢这种新款的车型，尽管此时车不是自己的，但他感觉跟自己的也差不多。这绝对不是虚荣，李白认为，他只是想在气势上先压倒那个小白脸，然后再让他尝尝小马刀的铁拳，想到这里，李白恨不得马上见到他。

车到了小青单位楼下，小马刀没上去，本来李白信心百倍，可真的要见那个可恶的女人时，自信又一下没了，他不好意思求小马刀，见自己的老婆，还找人陪，这话确实说不出口。小马刀似乎看出他的为难，他拍了下李白的肩说：“没事，哥们儿在这儿等你。”

李白犹豫了一下，就上了楼。

小青是这家企业的会计，李白敲开房门的时候，屋里就小青一个人，小青对李白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怎么，你没上班？”

李白不置可否地点着一根烟，环视了一下小青的办公室，在他的记忆中，这是第二次进这间屋子。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他的大脑有些混乱，很多过去的事对于李

白来说都开始变得有些杂乱无章，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李白感到自己的脑袋就像一团糰糊。

小青也开始沉默了，屋里寂静一片。

沉默不是李白来这里的目的。“那个男人是谁？”李白的声音终于从嗓子里爆发出来，“你告诉我他是哪个单位的就成。”

小青仍不说话，李白此时突然明白，自己这么浪费口水是没用的，小青根本不会说，于是李白转了个话题：“早晨，你不是想和我谈谈吗，谈吧！”

面对李白的平静，小青脸上多少有些不自在，她说：“现在我不想和你谈什么，改天吧。”

“希望你痛快点。”李白说完，脸上竟掠过一丝奸诈的笑容。小青看得一清二楚。

“你真可怜。”小青说。

“谁？”李白有点莫名其妙。

“你。”

3

老女人衣领口开得很低，李白已经注意到这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老女人一本正经地在看李白刚起草好的文件，现在站在老女人身边的李白多少有点紧张，他所处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见老女人若隐若现的乳房，乳房上面扣着一副绣有花边的黑色乳罩，这样的乳罩小青也有一副，李白对黑色的东西一直向往。事实上老女人的年

龄并不大，40岁左右，之所以给她冠名老女人，无非是李白恨她。

现在李白这种仇恨的心理开始一点点化解，老女人用身体的暗示在巧妙地靠近他，这对于李白也许是一次灾难，但在大祸降临之际李白被弥漫在眼前的肉香熏得已经有些眩晕，他抵抗的力量开始变得微小和软弱。女主任停止了心不在焉的阅读，她说：“这文件上有几个错别字，我已经给你改好了，你就在我这儿重抄一份吧。”说完女主任站起身，说：“你坐我这里抄吧。”

李白点了下头。现在屋里静悄悄的，整个大楼也静悄悄，李白觉得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在静悄悄地办公。

作为办公室秘书的李白，能写一笔漂亮的字，主任在不远处的沙发上凝视着他，这使李白变得兴奋异常，他感到自己握笔的手在打战，整个身体也在轻微地颤抖，他不知道今天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亢奋。

主任已经站在李白的身边，她所处的位置和李白刚才的位置一模一样，只不过主任看清的不是李白健壮的胸肌，而是他怦怦乱跳的心。主任的身体一点点向他倾斜，女性成熟饱满的肉体如花朵盛开在李白的眼前，李白双眼变得湿润了。更让李白感到恐慌的是，他记得自己明明是在抄着文件，可眼前的信纸上却只有我爱你三个字，字确实是他写的。主任的身体已经真实地靠在他身体之上，温暖而柔软的乳房也贴在他的身上，李白顿时大汗淋漓，他努力想不被眼前的气氛所淹没，但已经

晚了。一只手轻柔地抓住他要命的部位……

从梦中醒来的李白感到口干舌燥，当他真实地意识到自己置身在现实中，才长长吁了口气。现在是半夜两点，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小青去哪了？这个问题刹那间使他从纷杂的情绪中得以脱身。这个贱货去哪了？是回她父母家了，还是投身于那个小白脸的怀抱？两种猜测都有道理。区别在于前者可以使李白心安，后者可以使李白火冒三丈。

就在李白决定去卫生间换下潮湿的内裤时，看见茶几上有一张白纸，他打开灯，白纸是小青留下来的，上面写道：“这几天咱们的脑子里都很乱，我回我家住了，冷静地想一想，也许不是件坏事。”

李白看完一把将纸揉了，还想你妈呢，二话没有，离婚！

早晨进办公室前，李白有点忐忑不安，夜里的梦境仍在他的脑海里，他不知道自己该以怎样的表情迎接那个老女人，此时他对她确实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感情，仿佛那梦是真的。

“病好点没有？”主任声音温柔得让李白感到陌生。

“还行，输了点液，感觉好多了。”

李白不敢看主任，昨天的梦使他有种犯罪感。老女人此时正在读报，但李白感到老女人真正的目光不是落在报纸上而是在瞟他，那目光他能感觉到，像电一样击遍他全身。与此同时，他对眼前这个颇有风骚味的女人产生了一丝幻觉，老女人的形象正在变成一个妙龄少

女，她那混浊的眼球变得一点点清澈起来，并且正在含情脉脉地端视着自己。李白极力克制幻影的蔓延，他心里明白，眼前的一切全是假象，他的身份不是赌徒，而是个清醒的旁观者，但他已经做不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不断地促使他铤而走险。

老女人放下手里的报纸，两个人的目光在寂静的空气中不期而遇。老女人妩媚地笑了一下，在李白的印象中，这是第一次。

下班之前，小马刀给李白打了个电话，晚上请他喝酒。李白答应了。半个小时后，他坐上小马刀的汽车到了城南一家湖南风味的酒家。开始的时候，李白想把他和那个老女人的事说给小马刀听，可当他喝完一杯啤酒后，才意识到自己家庭的忧患才是燃眉之急。

“怎么样，查到那个小子是哪儿的吗？”小马刀点着根烟，在杯光酒影中，他的真诚让李白感动。

“小青不说，我也没辙。”

“你他妈的不会跟踪她，听说过捉奸捉双吗，到那时候，打死那小子，也是为民除害。”小马刀喝了口酒说：“我就不信，他能躲着不出来。”

现在李白对这个话题兴趣已不太浓了，换句话说他对那个男人的恨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他说：“这也许就是命，命中注定的事，就是我打死那孙子，又怎么样呢？”

“你就甘心戴绿帽子？”小马刀有意激他。

本来李白想当阿 Q，随着小马刀不冷不热的挤兑，

几天以来压抑在心底的怒火终于重新燃烧起来，他摔杯子的动作，连小马刀都没想到，随着杯子清脆的爆破声，整个酒家的人都傻了，李白咬着牙说：“我他妈的不幸了那个孙子，我就不姓李。”说完李白拿起一瓶刚开的啤酒狂饮起来。

那天晚上，李白确实喝多了，他被小马刀架着走出了酒店，小马刀说：“你丫这是干吗呀，喝他妈的这么多！”小马刀话刚说完，李白就扶着墙吐了，他吐得很卖力，一次次喷涌而出的秽物，让李白感到从身上卸下一堆重物。真的太累了，每当李白喝醉的时候，他总产生出这样的感慨，甚至他还觉得在这个世间，有一个人在操纵自己，他的痛苦和快乐，都在这个神秘人的举手投足之间。

现在这个人也许就在他身边或者眼前，他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自己，鄙视还是同情？爱谁谁，老子不怕你。

“老子不怕你。”李白说。

4

小青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李白感到有些慌乱，尽管这样，李白还是想摆出一副镇定的姿态，在李白看来，这也许就是尊严，做男人的尊严。

在电话里，小青的声音变得温柔许多，这多少让李白感到陌生。对于这种声音的质疑，使李白不自觉地想